

中國文學精華

注 音

蘇 東 坡 文

儲 同 人 選 本

下 冊

注音
蘇東坡文 卷一

儲同人先生選本

策略一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

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

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恍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謂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苴切七入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疏乎？

方今之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晏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

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私列切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扁鵲】史記：姓秦，名越人，渤海郡鄭人。醫書作姓扁，名鵲。

【倉公】漢人，姓淳，字名意，亦神醫。

【塊然】大也。

【伊】伊尹。

【呂】呂望。

【稷】后稷，名棄。

【契】舜時作司徒，商之祖也。

蓄材用

訓兵旅之一。

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現同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蠨、蛭、蟠、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

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者，不可欺也。

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士，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

天下未嘗無材，患所以求材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閒；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日之急，而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

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然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恐不可得而見也。

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囂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亦已過矣。

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章委切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

耳，蔣賈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彊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材，庶乎可得而用也。」

【螭虺】守宮也，一名蛇醫。虺，又吾官切，虺也。

【牂豚】牂，羊也。豚，小豬。

【仞】四尺。

【尋】八尺。

【二虜】西夏及遼。

【孫

武。

【吳】吳起。

【西師】伐夏之師。

【子玉】楚令尹得臣。

【蔣】楚邑。

【蔣賈】孫叔敖之父伯嬴，楚子將闔來，使子

玉治兵，國老皆賀子文，蔣賈後至不賀，蔣以地爲姓。

【闔閭】吳王名。孫武初見言兵，闔閭曰：「美人可以教戰乎？」武曰：「可。」乃

擇美人之最寵者爲之長，武令既下，美人相顧而笑，武斬其長，軍容肅然。

倡勇敢

訓兵旅之三。

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

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莛與楹。至於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蝎音蝎而卻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如此。彼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搏，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

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閒，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勇者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

昔漢武帝欲觀兵於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亡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

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侶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外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猖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腹心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難，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侶哉？

【莖】屋梁。莊子齊物論舉莖與楹柱也。【暴】徒手搏也。

【虺蜴】虺，蝮蛇也。蜴同蠍，體長三寸許，色青而多足，前二足，有螫如

剪尾，細長多環節，有鉤刺，貯毒整人。【翻然】異常也。【勃然】變色貌。【惘然】思緒而中餒貌。【決】以象骨爲之，著右

大臂指，以鉤弦圍體也，闔、同開，音開。【拾】射隼也，以韋爲之，如今之護袖，射者著於左臂。【深入贖罪】漢武時，使有罪者伐

匈奴以贖罪，其將降，指李陵等，因深入而敗，敗而降也。

答王幼安宣德啓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閒關百罹，離音何所不有。頃者海外，澹乎蓋將終焉！偶然

生還，置之勿復道也。方將求田問舍，爲三百指之養；杜門面壁，觀六十年之非；豈

獨江湖之相忘，蓋已寂寥而喪我。不謂某官講修舊好，收錄陳人，粲然雲漢之章，

被此枯朽之質；欲其洗濯宿負，激昂晚節，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

矣，我心悠哉。如焦穀芽，如伏櫪歷音馬；非吹噓之所及，縱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

以爲好。

【閒關】艱難之義，狀道路難行也。漢書王莽傳：閒關至漸臺。【百罹】罹憂也。詩經：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求田問舍】晉專

營家產也。三國志：言百國士之名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三百指】喻人口如食指，謂待食者衆也。【杜門】塞門也。【面

壁】神僧傳：天竺菩提達摩，止嵩山少林寺，終日面壁而坐。【喪我】失其真我也，見莊子。【陳人】莊子：人而無人，謂此之謂

陳人。【雲漢】詩經：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宿負】猶言前過也。【激昂】激之使高。【晚節】晚年之節操也。【焦穀

芽】喻不能發生也。【伏櫪】櫪，養馬之所。晉桓溫詩：老驥伏櫪。

答丁連州朝奉啓 宋官制，朝奉大夫，從六品。朝奉郎，正七品。

七年遠謫，不知骨肉之存亡；萬里生還，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甜恬颯颯霧，稍習蛙蛇。自疑本儋崖之人，難復見魯衛之士，而況清時雅望，令德高標，固以聞名而自慙，蓋欲通書而未敢。豈謂知郡朝奉，仁無擇物，義有逢時，每憐遷客之無歸，獨振孤風而愈厲。固無心於集苑，而有力於噓枯；遠移一紙之書，何啻百朋之錫。過情之譽，雖知無其實，而愧於中；起廢之文，猶欲借此言以華其老窮途易感，永好難忘。

【恬】安也。

【颯】南越志：颯風者，具四方之風也，常以五月六月發。

【儋崖】儋耳，在今廣東儋縣西。珠崖，在今廣東瓊山縣東南。

均瓊州島境內。東坡謫居瓊州七年，故自疑爲上著也。

【集苑】苑，茂盛也。國語：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噓枯】漢書：鄭太

謂孔公精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百朋之錫】詩經：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

【過情之譽】謂聲譽出意外

也。孟子：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起廢】罷官復用。

【華】文飾也。

【永好】詩經：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答劉沔都曹書

都曹，當是都事。分隸六尚書，管六曹事。

軾頓首，都曹劉君足下。蒙示書教，及編錄拙詩文二十卷，軾平生以言語文

字見知於世，亦以此取疾於人，得失相補，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棄筆硯，爲瘖音陰默人，而習氣宿業，未能盡去，亦謂隨手雲散鳥沒矣。不知足下默隨其後，掇聲入拾編綴，切株衛略無遺者，覽之慙汗，可爲多言之戒。

然世之蓄軾詩文者多矣，率真僞相半，又多爲俗子所改竄，讀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梁蕭統集文選，世以爲工，以軾觀之，拙於文而陋於識者，莫統若也。宋玉賦高唐神女，其初略陳所夢之因，如子虛亡無同是公，相與問答，皆賦矣，而統謂之敍，此與兒童之見何異。李陵蘇武贈別長安，而詩有江漢之語，及陵與武書，詞句儂虛淵切淺，正齊。梁閔小兒所擬作，決非西漢文，而統不悟。劉子玄獨知之。范曄切筠輒作蔡琰刻音傳，載其二詩，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亂，伯喈音音尙無恙也；而其詩乃云以卓亂故流入於胡，此豈真琰語哉！其筆勢乃效建安七子者，非東漢詩也。李太白韓退之白樂天詩文，皆爲庸俗所亂，可爲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無一篇僞者，又少謬誤；及所示書詞清婉雅奧，

有作者風氣，知足下致力於斯文久矣。

軾窮困本坐文字，蓋願剗^{音枯}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過文益奇。在海外孤寂無聊，過時出一篇見娛，則爲數日喜，寢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貝，未易鄙棄也。見足下詞學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龍圖公之有後也，故勉作報書，匆匆不宣。

【取疾於人】謂詩案等事也。【焚棄筆硯】陸雲與兄上衡書：君苗每見兄文，欲焚筆硯。

更樂指默，與木石爲徒。【蕭統】梁武帝之長子，卽昭明太子也，撰文選三十卷。【宋玉句】宋玉，楚人有高唐賦。述楚襄王遇

神女事，入文選。【子虛】司馬相如子虛賦有子虛與烏有先生亡是公問答語，蓋託辭也。【統謂之敍】高唐賦，自昔者楚襄

王起，至玉曰唯唯，統皆以爲敍文。【李陵蘇武】皆漢人有古詩四首，傳爲蘇武所作，入文選。【送別長安二句】西漢長安

縣，在今陝西長安縣治北，蘇武詩：俯觀江漢流。【陵與蘇武書】李陵報蘇武書，亦入文選。【僕】輕薄巧慧也。【齊梁】皆

朝名，其時文氣柔靡，與西漢樸茂者不同。【劉子玄】字知幾，唐彭城人，嘗著史記。【范曄】字蔚宗，劉宋順陽人，著後漢書。

【蔡琰】字文姬，邕女，適衛仲道，爲胡騎所獲，在胡二十年，曹操爲之贖歸，後再嫁董祀。【二詩】見後漢書列女傳。【伯喈】

蔡邕字，陳留人也。【建安七子】建安，漢獻帝年號。七子：孔融、陳琳、王粲、阮瑀、應瑒、劉楨也。【李太白】名白。【韓退之】

名愈。【白樂天】名居易。【所示書詞】謂劉沔所作也。【劄】劄也。【幼子過】過，東坡第三子，同渡海至瓊州，亦能文。

【貝】水蟲，古人取甲以爲貨，如今之用錢然。書盤庚：具乃貝玉。

【同年】唐文以甲乙科同榜者，謂之同年。

【龍圖】宋官制，

有龍圖閣直學士。

上韓魏公啓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封魏國公。

軾再拜，近得秦中故人書，報進士董傳，三月中病死。軾往歲官岐下，始識傳，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爲人不通曉世事，然酷嗜讀書，其文字蕭然有出塵之姿；至詩與楚詞，則求之於世，可與傳比者，不過數人，此固不待軾言，公自知之。然傳嘗望公不爲力致一官，軾私心以爲公非有所愛也，知傳所稟付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軾過岐下，而傳居喪二曲，使人問訊其家，而傳徑至長安，見軾於傳舍，道其饑寒窮苦之狀，以爲幾死者數矣，賴公而存，又且薦我於朝，吾平生無妻，近有彭駕部者，聞公薦我，許嫁我其妹，若免喪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虛作一世，人皆公之賜，軾旣爲傳喜，又私憂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傳則爲非常之福，恐

不能就；今傳果死，悲夫！書生之窮薄，至於如此其極耶？

夫傳之才器，固不通於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於饑寒，要不可使在塗泥中，此公所以終薦傳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謀口腹不暇，決不能葬；軾與之故舊在京師者數人，相與出錢贖其家，而氣力微薄，不能有所濟，甚可憫笑；公若猶憐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傳者足矣。陳繹學士當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賜之，軾且斂衆人之贖，並以予陳而致之宋，使葬之，有餘，以予其家。傳平生所爲文，當使人就其家取之，若獲當獻諸公，于冒左右，無任戰越。

【秦中】今之陝西省。

【楚詞】卽屈原宋玉等所作，世謂離騷體也。

【居喪】謂帝傳有父之喪。

【岐下】今陝西岐山縣。

【二曲】山曲曰潏，水曲曰屋。今陝西整屋縣。

【長安】謂京師也。宋鄧汴梁，今河南開封縣。

【傳舍】逆旅也。

【駕部】官名，

兵部之屬官也。

【暴】露也。

【贖】以財助喪儀也。禮記：知生者贖。

【陳繹】字和叔，開封人。

【涇州】治今甘肅涇川縣。

【度支】度支使，官名，屬三司。

謝賈朝奉啓

右軾啓，自蜀徂京，幾四千里，攜孥去國，蓋二十年。側聞松楸秋音已中梁柱，過

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酌魯外切以隻鷄，誰副橋公之約。宦游歲隳，坐念涕流。未報

不貲之恩，敢懷盡歸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雍門之悲；雨露既濡，儒音空引太山

之望。豈謂通判某官政先慈孝，義篤友朋；首隆學校之師儒，次訪里閭之耆舊。自

嗟來暮，不聞拔薤械音之規；尙意神交，特致生芻之奠。父老感歎，桑梓光華，深衣練

冠，莫克垂涕於墓道；昔襦儒音今袴，尙能鼓舞於民謠。仰佩之深，力占難盡。

【松楸】植於墓地之樹。【下馬句】董相，漢江都相董仲舒也。陵在長安城東北，仲舒門人至此下馬。【隻鷄句】橋公，太尉

橋玄也。曹操祀玄文云：「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殞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鷄，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怪。」【樵牧】樵，

薪者。牧，牧羊者。戰國策：昔者秦攻齊，令曰：「有敢去柳下季墳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雍門之悲】雍門周，古之善琴者。

昔于孟嘗君，鼓琴而歌，孟嘗涕泣增哀，下面就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亡邑之人。」見說苑。【太山】在今山東泰安縣。

【通判】官名，宋制，命朝臣通判府州軍事，與知府知州，共治政事。【拔薤】薤，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候之，棠以薤

一大木，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者欲吾清，拔大木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一見後漢書。

【神交】謂以精神相交也。袁宏山濤別傳：阮籍貧康，初不相識，一與相偶，便爲神交。【生芻】郭林宗有母憂，徐孺往弔，置生芻於

廬前，取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之義。見後漢書。【桑梓】詩經：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樹爲親所植，必加恭敬也。【深衣】大夫

士朝祭次服，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練冠】練，熟絹，潔白而不染色，古喪服，小祥，主人練冠。【昔濡今袴】後漢陳范，字叔度，

爲蜀郡太守，不禁民夜作。民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夜作，言無繡，今五袴。」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張太保，名方平，字安道。累官至太子少師致仕。哲宗時，加太子太保。

軾頓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

先人早歲汨古忽切沒，晚乃有聞，雖當時學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

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

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

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

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

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黃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顏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爲謝，聊發一二。

【辨姦】蘇洵有辨姦論。

【汨沒】猶沈溺也。

【知我者希一句】上子知我者希，則我者貴。

【嘻其甚】說文：嘻，大子

曰，嘻其甚也。

【論之先朝二句】

神宗初欲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出知陳州，又極論善法之害。

【斯人】指安石。

【秦

無人】士曾在秦，管使誘之反，纔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見左文。

【黃叔度】名憲，東漢人。

【郭林

宗】名泰，秦謂叔度注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滯之不濁。

【以爲顏子】荀季和謂袁泰高曰：「子國有顏子，卿知之乎？」泰高

曰：「卿見吾叔度耶？」

與范子豐第七首

黃州少去解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

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來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鶴，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來，遂書以與之。

【黃州】見前。

【曹公敗所】此黃州赤壁也，東坡誤以爲曹操戰敗處。

【或曰非也】或謂鯨魚亦有赤壁，非黃州之赤壁也。

【華容】漢涇縣，南齊廢。故城在今湖北麻利縣西北，曹操赤壁兵敗走此。

【泥濘】水上相雜也。左思賦：「流汗濺霖，而中塗泥濘。」

【劉備】字玄德，漢中山靖王之後，蜀漢先主也。亦稱昭烈帝。

【岳州句】岳州，今湖南岳陽縣治，宋屬湖南路。華容縣，今仍爲縣治，在湖南境內，非曹操所走之華容也。

【李委】嘗作鷓鴣南飛曲，以祝東坡生日，見詩集。

【公瑾】周瑜字，廬江舒人，仕吳，敗曹

操於赤壁，拜前將軍，領南部太守。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滕達道，名甫。

某啓，專使至，遠辱手誨累幅，伏讀感慰。所喜比來起居康勝，不足云也。某凡

百如常，杜門謝客，已旬日矣！承見教，益務閑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書，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終日無一語一事，則其中自有至樂，殆不可名。此法奇祕，惟不肖與公共之，不可廣也。畫本亦可摹，爲省事故，亦納去耳！今卻付來使，不罪，吳畫謾附去。冬至後，齋居四十九日，亦無所行運，聊自反照而已。願公深自愛養，區區難盡言，想識此意也。

【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縣。熙寧時，輟以東坡詩獄案，謫監筠州鹽酒稅。

答李端叔書

俱端叔當作方叔。

端叔，名之儀，涪州無極人。按東坡全集：此書乃答李廌書第二首。廌字方叔，華州人，少以文爲東坡所知。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有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懶不卽答，頑鈍無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

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

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章上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

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

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

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譎

切女交譎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

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切初衙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

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推

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

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切於鄂，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

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

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斬然】斬，喪服，以至粗麻布爲之，不縫下邊，三年之喪，服斬衰。【在疚】居喪也。【遞中】騾遞之中。【黃魯直】名庭堅，

號山谷。【秦太虛】名觀，字少游。【呂歐】呂蒲也，楚文王嗜呂歐。【羊棗】一名羊矢，曾皙嗜之。【譎譎】訥也。【齊

虜句】漢高罵劉敬語。【瘞】末之腫腫，似頸瘤者。【暈】日旁氣也，石之美者有之。【通】犀角之有文也。抱朴子：通天犀，得

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衝以入水，水常爲開。

答張文潛縣丞書

軾頓首，文潛張君足下，久別思仰，到京，公私紛然，未暇奉書，忽辱手教，且審起居佳勝，至慰至慰！惠示文編，三復感歎，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

古對 慣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近見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變取士法，特未暇耳！議者欲稍復詩賦，立春秋學官，甚美。僕老矣，使後生猶得見古人之大全者，正賴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陳履常與君等數人耳！如聞君作太學博士，願益勉之。德輜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愛莫助之；此外千萬善愛。偶飲卯酒醉，來人求書，不能覩。

落戈切
縷。

【黃樓賦】東坡爲彭城守，增築徐城，備禦水患，卽東門爲大樓，墜以黃土，輟因作此賦。【警發慣慣】慣慣，不明也。賦中有誠蟻

穴之不救，分閭闔之橫潰句，蓋警告徐人，使備水患。【見吾善者句】機，發動所由，猶言性之動處也。句見莊子。【王氏】指王

安石。【顏淵句】顏淵，名回，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子路句】子路，名由，論語：由也好勇過我。【斥鹵】鹽地，土之不

能耕種者。【章子厚】名惇，浦城人。【先帝】神宗也。【復詩賦】時試士，廢詩賦，用策論。【立春秋學官】王安石謂

春秋爲斷爛朝報，不立學官。【黃魯直秦少游】均見前。【晁無咎】名補之。【陳履常】名師道。【德輶如毛四

句】見詩：庶民篤，輶，輕也。儀，宜也。愛，惜也。【卯酒】謂晨飲之酒。【鬪縷】委曲也。

與謝民師推官書

推官，唐置，爲節度觀察兩使之僚屬，其後諸州皆置，亦曰軍事推官，其次爲衙推，宋沿其制，秩從八品。

軾啓，近奉違，亟辱問訊，具審起居佳勝，感慰深矣！軾受性剛簡，學迂才下，坐廢累年，不敢復齒縉紳。自還海北，見平生親舊，惘然如隔世人，況與左右無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數賜見臨，傾蓋如故，幸甚過望，不可言也。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恣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

能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類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司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衆。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因論文偶及之耳！

歐陽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紛紛多言，豈能有益於左右，愧悚不已。所須惠法雨堂字；軾本不善作大字，強作終不佳，又舟中局迫難寫，未能如教。然軾方過臨江，當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記錄，當作數句留寺中，慰左右念親之意。今日已至峽山寺，少留卽去，愈遠，惟萬萬以時自愛，不宣。

【惘然】失志貌。【一日之雅】雅，常也，平素也。漢書：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傾蓋】孔子之郊，遭程子於途，傾蓋而語，謂行

道相遇，並車對話，兩蓋相切而下傾也。【揚雄】漢成都人，字子雲。【雕蟲篆刻】法言：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

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太玄法言】二書名，皆揚雄所著。太玄，稱太玄經。【屈原】楚人，作離騷，亦稱離騷經。

【賈誼】漢洛陽人。【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字長卿。【惠力】寺名，在江西清江縣南二里。潁江有東坡金剛經碑。惠一作慧。

見清一統志。【法雨堂】寺中堂名。【臨江】宋置軍，明清爲府，今爲清江縣治。【峽山寺】在今峽江縣境。

與李公擇書

公擇，名常，南康建昌人。宋史有傳。

某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鐵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悉委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音邑，則與不學道者，大不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切，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爲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爲詬病也。

【鐵心石腸】言堅剛也。皮日休賦序：余嘗臺宋廣平之爲相，疑其鐵心而石腸，然觀其梅花賦，清新富麗，殊不類其爲人。【於邑】悲傷鬱結也。楚辭：賦於邑而不可止。【坎壞】不得志也。楚辭：坎壞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答畢仲舉

軾啓，奉別忽十餘年，愚替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尙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佳勝，感慰不可言。羅山素號善地，不應有瘴癘，豈歲時適爾？既無所失亡，而有得於齊寵辱，忘得喪者，是天相去子也。僕既以任意直前，不用長者所教，以觸罪罟，然禍福要不可推避，初不論巧拙也。黃州濱江帶山，既適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須，亦不難致，早寢晚起，又不知所謂禍福果安在哉？

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爲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閤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

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爲至矣，而鄙僕所言爲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閒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爲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尙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爲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爲獻。

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爲至足。」三復斯言，感嘆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爲冤業也。無緣而論，以當一笑而已。

【羅山】今縣名，屬河南省。

【瘴癘】內病爲瘴，外病爲癘，南方瘴癘之地有之。南史任昉傳：「寄命瘴癘之地。」

【相】助也。

【黃州】明清府名，屬湖北。今黃岡縣其舊治。

【頽蠲】戰國齊人，曾有晚食當肉，安步當車之語。

【八珍】謂淳熬、淳母、炮豚、炮

脾、膾珍、黃蒸、肝膾也。見周禮大官膳夫珍用八物注。後世則以龍肝、鳳髓、豹胎、鯉尾、鴉炙、猩唇、熊掌、酥酪蟬爲八珍。見類函。【芻豢】

草食日割，牛羊之類，饕餮日空，大家之類，孟子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陳述古】名亮，侯官人，在經筵時，神宗待之甚厚，應同馬光燾等三十三人，少者稱古靈先生。【三乘】佛家語，一菩薩乘，二辟支乘，三聲聞乘，乘者以車乘爲喻，修道之士，能力各殊，辟支聲聞，唯求自度，菩薩乘普濟羣生，故有三者之別。

與王荆公第二首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旣已不遂，今儀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行義脩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某請以身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學，明練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金陵】地名，今江寧縣。【杖屨】蘇軾詩：春在先生杖屨中。【鍾山】在今江蘇江寧縣東北，俗稱紫金山，謠葛亮所謂鍾山龍

蟠是也。吳孫權避祖諱，更名壽山，宋復名鍾山。【儀真】今縣名，屬江蘇省。【求田】三國魏志：陳登傳：備曰：君有國士之名，而求

田問舍，言無可采。【扁舟】小舟也。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于五湖。【高郵】今縣名，屬江蘇省，宋置高郵

軍。【進士秦觀太虛】宋史文苑傳：觀字少游，一字太虛，揚州高郵人。見蘇軾於徐，爲賦黃樓，軾以爲有屈宋才，又介其詩于王安

石，安石亦謂清新似陶謝，軾勉以應舉爲親養，始登第。【少借齒牙】獎譽人也。南史謝靈運傳：既好獎人才，孔顓粗有才筆，未爲時

知，顓謂孔曰：「子字聲名未立，應其變成，無惜齒牙餘論。」【秋氣句】陳棊詩：秋氣日以佳。

答黃魯直第一首

軾頓首再拜魯直教授長官足下，軾始見足下詩文於孫莘老之坐上，聳然異之，以爲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尙少，子可爲稱揚其名。」軾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卽人而人卽之，將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稱揚爲？」然觀其文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後過李公擇於濟南，則見足下之詩文愈多，而得其爲人益詳，意其超逸絕塵，獨立萬物之表，

馭風騎氣以與造物者遊。非獨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雖如軾之放浪自棄，與世闊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書詞累幅，執禮恭甚，如見所畏者，何哉？軾方以此求交於足下，而懼其不可得，豈意得此於足下乎？喜愧之懷，殆不可勝。然自入夏以來，家人輩更臥病，忽忽至今，裁茗甚緩，想未深訝也。古風二首，託物引類，真得古詩人之風，而軾非其人也。聊復次韻，以爲一笑。秋暑，不審起居何如，末由會見，萬萬以時自重。

【魯直教授】魯直，黃庭堅字，時教授北京國子監，故云。見宋史文苑傳。

【莘老】孫覺字，高郵人。王安石早與覺善，驛引用之，將

援以爲助，覺後奏其青苗法之妄，出知廣德軍。見宋史本傳。

【精金美玉】喻人品純良而溫和也。程明道先生行狀：充養有道，純

粹似精金，溫潤如良玉。

【李公擇】名常，建昌人。與覺齊名，俱受知于呂公著。見宋史本傳。

【濟南】在今山東歷城縣，後魏曰

齊州，宋升爲濟南府，時公擇正知齊州也。

【古風】古詩也。唐李白集有古風五十七首。

【次韻】和人之詩而依原詩用韻之次

第也。

答黃魯直第二首

某啓，晁君騷詞，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務當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乃宜，不知以爲然否？不宣。

【晁君】名補之，字无咎，宋鉅野人。善屬文，著七述，謁通判蘇軾，軾先欲有所賦，讀之歎曰：吾可以開筆矣。著有觀助集。【家多異材】補之父端有，亦工文詞，尤長於詩，從弟之道，亦工詩，軾歎爲奇才，故云。

答秦太虛第四首

軾啓，五月末，舍弟來，得手書，勞問甚厚，日欲裁謝，因循至今，遞中復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茲初寒，起居何如？軾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卽喪一女

于倫切

子，而軾亦喪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鄉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異鄉衰病，觸

目悽感，念人命脆促銳切，弱如此。又承見喻，中閒得疾不輕，且喜復健，吾儕漸衰，不

可復作少年調度，當速用道書方士之言，厚自養鍊。謫居無事，頗窺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堂三間，冬至後，當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廢放，安得就此。太虛他日一爲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閑，豈可復得耶？當及今爲之，但擇平時所謂簡要易行者，日夜爲之，寢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滿此期，根本立矣。此後縱復出從人事，事已則心返，自不能廢矣。此書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須用冬至也。

寄示詩文，皆超然勝絕，疊疊焉來逼人矣。如我輩，亦不勞逼也。太虛未免求祿仕，方應舉求之，應舉不可必，竊爲君謀，宜多著書，如所示論兵及盜賊等數篇，但似此得數十首，當卓然有可用之實者，不須及時事也。但旋作此書，亦不可廢應舉，此書若成，聊復相示，當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公擇近過此，相聚數日，說太虛不離口。莘老未嘗得書，知未暇通問。程公闢須其子履中哀詞，軾本自求作，今豈可食言？但得罪以來，不復作文字，自持頗嚴，若復一作，則決壞藩牆，今後仍復袞袞多言矣。

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日用盡，又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賈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此胸中都無一事。

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生能爲殺雞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掉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醖。音柑音橘音棹音卑音柿音極多，大芋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羊聲音鹿如土，魚蟹不論錢。歧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黃州曹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吾事豈不旣濟矣乎？欲與太虛言者無窮，但紙盡耳！展讀至此，想見掀髯音如笑，一笑也。

子駿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與相見否？此中有黃岡少府張舜臣者，其兒堯臣，皆云與太虛相熟。兒子每蒙批問，適會葬老乳母，今勾音簡音較音切音亦當作墳，未

暇拜書。歲晚苦寒，惟萬萬自重。李端叔一書，託爲達之。夜中微被酒，書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軾再拜。

【筠州】唐置，宋改瑞州，今江西高安縣。【脆弱】懦弱也。脆本作脆。【方士】方術之士，如求神仙燒金丹及禁呪祈禱諸術，始

於周時，盛於秦漢，爲後世道家所自出。【糜】羶糜也。【聲聲】並貌。楚辭：時聲聲而過中兮。【公擇】上常字。【莘老】孫

登字。【程公闢】名師孟，吳人，爲江西轉運使知福州，治行爲東南最。【食言】行反其言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何肥也。公曰：

「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袞袞】多也。晉書王戎傳：王濟曰：「張華善說史漢，斐頴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黃】黃州也，

明清爲府，今黃岡縣其舊治。【廩入】俸廩所入，謂祿米也。【賈耘老】烏程人，名牧，有詩名，喜飲酒，東坡與之游，醜唱極多。

【水到渠成】言不期然而然也。朱子荅路德章曰：「取喻水到渠成之說，意思畢竟在渠上，未放水東流時已先作屈曲準備了

矣。」見朱子集。【武昌】在今湖北鄂城縣治。【醖】酒味醇厚也。歐陽修詩：烏程春瓮醖。【棹柿】一名漆柿，又名漆柿，棹乃

柿之小而卑者，故謂之棹，他柿至熟則黃赤，此雖熟亦青黑也。梅澆汁，謂之柿漆。【芋】植于水田，地下莖多肉，供食，芋之大者，前漢

書謂之芋魁，後漢書謂之芋栗。【麀】與羴同，似鹿而小。【歧亭】鎮名也，在光黃間。東坡方山子傳：晚乃避於光黃間，曰歧亭。

【胡定之】監酒稅在熙寧時。【掀髯】手持鬚髯也。陳造詩：掀髯得一笑。【子駿】閬州鮮于侁字，累遷副使，兼提舉常平，東

坡稱其上不善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勾當】幹辦也，北史：傳事無大小，士彥一委仲舉勾當。【李端叔】之儀字，

工尺贖。東坡稱其入刀筆三昧。【被酒】被，加也。史記高祖紀：高祖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前行。

與張嘉父第七首

某啓，久不奉書，過辱不遺，遠枉教尺，且審起居佳勝，感慰交集。著述想日益富，示諭治春秋學，此儒者本務，又何疑焉？然此書自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若求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音皎繞，竟亦何用？雖丘明識其妙用，然不肯盡談微，見端兆，欲使學者自得之；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凡人爲文，至老多有所悔，僕嘗悔其少作矣；若著成一家之言，則不容有所悔；當且博觀而約取，如富人之築大第，儲其材用，既足而後成之，然後爲得也。愚意如此，不知是否？夜寒，筆凍，眼昏，不罪不罪！春首，惟千萬自重，不宣。

【春秋】魯史記之名。

【繩約】猶繩墨也。

【法家】古九流之一，以尙法明刑爲主，始于戰國，後世講明法律者宗之。

【苛細

繳繞】史記：太史公自序，名家苛察繳繞，注：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

【丘明】左丘明也。爲魯之太史，相傳爲左史，尙相之後，亦有

以左丘爲複姓者。【端兆】猶端倪也。

與程秀才

某啓，去歲僧舍屢會，當時不知爲樂；今者海外豈復夢見聚散憂樂，如反覆手，幸而此身尙健，得來訊，喜侍下清安，知有愛子之戚，襁紀養切裸音保泡幻，不須留戀也。僕離惠州後，大兒房下，亦失一男孫，亦悲愴久之，今則已矣。此閒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然亦未易悉數，大率皆無耳！惟有一幸，無甚瘴音障也。近與小兒子結茅數椽居之，僅庇風雨，然勞費亦不資矣。賴十數學生助工作，躬泥水之役，愧之不可言也。尙有此身付與造物，聽其流轉；流行坎止，無不可者，故人知之免憂。乍熱，萬萬自愛，不宣。

【反覆手】言易也。孟子：由反手也。

【襁褓】襁幅八寸，長一丈二尺，以縛小兒於背者，褓，小兒之被也。列子：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

【泡幻】喻其空也。王禹偁詩：身世喻泡幻。【惠州】宋置，東坡嘗居於此。

【大兒】名邁，字伯達，善爲文。【瘴】山川溼熱鬱蒸之氣，人中之輒病，我國南部最甚。

【小兒子】名過，字叔黨，性至孝，父軾帥定武謫英州惠州，遷儋耳，獨過侍焉。

【庇蔽也。】【造物】猶言造化，謂天也。莊子：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流行坎止】乘流則行，遇坎則止也。黃庭

鑿詩：流行坎止一虛舟。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元素，名繪，綿竹人。

奉別忽將二載，未嘗定居；到闕以來，人事袞袞，不皇上問，愧仰深矣。比日竊想起居佳勝，近聞小人輒黷音音左右，此何品類也？乃敢如此？信知困中無種不有，想以道眼觀之，何啻蚊蠅，一笑可也。知故舊皆已還朝，坐念老兄獨在江湖，未免慨歎也。更冀順時爲國自重，冗迫不詳及。

【袞袞】多也。

【不皇】不暇也。皇與遑通。詩：皇恤我後。

【小人輒黷左右】

黷，煩數也。謂賈布察承轄等。宋史楊繪傳：時安石

用事，免役法行，繪爲御史中丞，陳十書，罷知亳州，再爲翰林學士，薦屬吏王永年，察承轄言其私通饋賂，貶之。

【蠅】亦作蛇，形態與

蠅同而體較大，口有棘刺，夏日尤甚。

與蒲傳正

傳正，宗孟子。宋史本傳：性侈汰，每且同羊豕十，然燭三百人郡舍。蘇軾與書稱其失云。

千乘姪，屢言大舅全不作活計，多買書畫奇物，常典錢使，欲老弟苦勸公，卑

意亦深以爲然。歸老之計，不可不及今辦治；退居之後，決不能食淡衣箠，杜門絕客；貧親知相干，決不能不應副；此數事豈可無備，不可但言我有好兒子，不消與營產業也。書畫奇物，老弟近年視之，不啻如糞土也；縱不以鄙言爲然，且看公亡甥面，少留意也。

【千乘】姓名。

【如糞土】甚言其厭棄也。

【亡甥】謂千乘也。

范文正公文集序

文正，名仲淹，字希文，江蘇吳縣人，舉進士，累進參知政事，卒諡文正，追封楚國公。

慶曆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

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

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素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

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慶曆】仁宗年號。

【總角】男女未冠笄者，總髮其髮而結束之也。

【石守道慶曆聖德詩】守道，字時富，韓同時執政。

歐陽余靖等並爲諫官，介因作慶曆聖德詩，頌主聖臣良也。

【十一人】韓琦、富弼、杜衍、晏殊、章得象、賈昌朝、范仲淹、歐陽修、余靖、王

素、蔡襄是也。

【嘉祐】仁宗年號。

【韓富】韓琦、富弼，皆當時賢相。

【國士】史記淮陰侯傳：「諸將易得耳，如信者國

士無雙。」

【許】治今河南許昌縣。

【堯夫】名純仁，公次子，哲宗時官尚書僕射，兼中書侍郎，卽古丞相之職。

【彝叟】名純

禮，公第三子，元祐中，果遷給事中。

【德孺】名純粹，公第四子，曾出知滕縣。按滕縣宋時屬徐州，東坡知徐州，故云同僚於徐。

【徐

治今江蘇銅山縣。

【屬】託也。

【三傑】韓、富、歐陽。

【伊尹】佐湯伐夏而有天下。

【太公】佐武王伐商而有天下。

【管

【仲】佐齊桓成霸業。【樂毅】燕昭王用之，以勝齊強燕。【淮陰】卽韓信也。【漢中】今陝西南鄭縣。【劉項短長】韓

信既拜大將，因言項羽乃匹夫之勇，婦人之仁，雖竊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越，遂獲帝，置江南，所過殘滅，民不親附，名雖爲霸，實失天下

心，故其疆易弱。【三秦】項羽三分關中，立故秦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信因言項王既秦卒，惟此三人得脫，秦

人怨之，今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酬】應也。【諸葛數句】劉備用徐庶，見諸葛亮，亮以曹操已擁百萬之衆，不可與爭

鋒，孫權可與爲援，而不可圖，惟荊州劉表，益州劉璋，其主不能守，若跨有荆益，保其嚴阻，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率益州之衆，以向秦川，

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見蜀志。【劉璋】焉子。獻帝時爲益州牧。【萬言書】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冀府學士書請擇郡守，

舉縣令，斥游惰，去冗僭，慎選舉，撫將帥，凡萬餘言。【至用爲將】仲淹曾任陝西安撫經略招討使。【執政】康定三年，仲淹任

參知政事。

六一居士集序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舉進士甲科，仕至參知政事，與王安石不合，以太子少師致仕。晚年更號六一

居士，自爲傳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碁一局，而常置一壺，以吾一翁老於其間，是爲六一。」

夫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

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

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誇

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爲是固然而不
知其功。孟子既沒，有中、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
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
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
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是也。

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中、韓爲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
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若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滅於中、韓哉？由
是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始晉公言黃老，賈誼、鼂錯、明申、韓。」錯
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予以是知邪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
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或正之。
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子，蓋庶幾焉。

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

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悅同者，譁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

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講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名修，字永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楊墨】楊生，墨也。楊氏爲我，是無君；墨氏兼愛，是無父。

【申】申不害，韓之京人，爲法家之祖。

【商】商鞅，見前。

【韓非】韓公子，著書稱韓非子。

【陵夷】言其頹替如丘陵之平也。漢書：帝王之道，日以陵夷。

【勝廣劉項】勝，陳勝，廣，吳廣，劉，劉邦，項，羽，皆秦末起兵者。

【作於其心四句】見孟子。

【蓋公】漢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爲齊相，使人請之。

【黃老】黃帝、老子也。道家祖黃帝、老子，故謂道家之言曰黃老。

【賈誼龜錯】皆明法家之學。

【晉以老莊亡】謂晉時士大夫，皆崇尚老子、莊子之說，以清談誤國也。

【梁以佛亡】謂梁武崇佛教，舍身同泰寺而亡也。

【韓愈】原作原道，闢佛老之說。

【歐陽子】謂歐陽修。

【天聖景祐嘉祐】均仁宗年號。

【新學】王安石上所訓釋詩書四經，稱三經新義。神宗詔頒於學官，又作字說二十四卷，時謂王氏新學。

【棊】字叔弼，修中子。

【陸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詔書皆出贄手，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貶忠州別駕，卒諡宣公。

【司馬遷】字子長，漢龍門人，撰史記。

【李白】字太白，唐人，生於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所爲詩，高妙清逸，與杜甫並爲詩宗。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元祐進士，善畫山水佛像，元符末致仕歸，居龍眠山莊，自爲圖，號龍眠山人。

龍眠山人。

或曰，龍眠居士作山莊圖，使後來入山者，信足而行，自得道路，如見所夢，如

悟前世，見山中泉石草木，不問而知其名；遇山中漁樵隱逸，不名而識其人，此豈

強記不忘者乎？曰：非也。畫日者常疑餅，非忘日也。醉中不以鼻飲，夢中不以趾捉，天機之所合，不強而自記也。居士之在山也，不留於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雖然，有道有藝，有道而不藝，則物雖形於心，不形於手。吾嘗見居士作華嚴相，皆以意造而與佛合。佛菩薩言之，居士畫之，若出一人，況自畫其所見者乎？

【鼻飲】謂飲不以口而以鼻也。漢書：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蓋蠻夷之習如此。【趾捉】趾，足指，捉，握也。【華嚴】

佛名。【佛菩薩】釋教之成道者皆曰佛。菩薩者，位次於佛。梵語，菩提薩埵，謂自覺本性，又能普度衆生也。

書吳道子畫後

唐吳道玄，字道子，陽翟人，稱畫聖。

知者創物，能者述焉，非一人而成也。君子之於學，百工之於技，自三代歷漢至唐而備矣！故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傍見側出，橫邪

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連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已。予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然世罕有真者，如史全叔所藏，平生蓋一二見而已。

【杜子美】名甫，唐襄陽人。

【韓退之】見前。

【顏魯公】名真卿，字清臣，封魯郡公，善正草書。

【乘除】算術，以此數倍彼

數曰乘，以總數分析爲若干分曰除。此言道子之畫，橫邪平直，合乎算理也。

【遊刃餘地】莊子：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

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

【連斤成風】莊子：郢人墮垺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連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墨

而鼻不傷。【史全叔】名未詳。

書蒲永昇畫後

永昇，宋時成都人，善畫水。按東坡全集，未載此文。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切鳥瓜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讀作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音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

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躑切子六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筆法中絕，五十餘年。

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袞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爲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永昇同年而語也。

【窪隆】窪，低窪也，隆，高也，又與隆通。【廣明】唐僖宗年號。【孫位】居會稽，號會稽山人，畫水入神。【黃筌】成都人，字要

叔，以善畫得名，蜀亡入宋，隸圖畫院。【孫知微】彭山人，字太古，善畫，孟蜀時，隱青城山，淳化中，張詠雅慕之，終不可致。【若黃】

猶倉皇，急遽貌。【黃居寀】琴季子，字伯鸞，作花竹翎毛，及怪石山景，往往過父，又居寶居，皆琴子，並善畫，見十國春秋。【李懷

袞】宋蜀郡人，工畫花竹翎毛，兼善山水。【董羽】宋常州人，字仲翔，俗號董啞子，善繪龍水海魚。【常州戚氏】宋戚文秀，善

畫水，皆畫清、濟、滌、河、圃，籍貫未詳，疑即東坡所稱常州戚氏。

韓魏公醉白堂記

韓魏公，名琦，字稚圭，安陽人。天聖中舉進士，歷官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英宗時，拜右僕射。

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卒諡忠獻。堂在河南安陽縣城東南隅。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以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

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

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

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自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彥，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旣葬，忠彥以

告，賦以爲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樂天句】白居易，字樂天，唐太原人，元和進士，官至刑部尚書。晚年放意詩酒，居香山，其池上篇自序有云：「酒酣琴罷，命樂童奏霓裳散序，曲未竟，而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詩云：「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庭，有橋有輪，有書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鬢飄然，誠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姑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龜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雞犬聞聞，勝哉游哉，吾將終老乎其間。」

【伊周】伊尹，周公。

【三帝】仁宗，英宗，神宗。

【孔子四句】論語：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又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又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臧武仲】魯大夫臧孫乾，時因其智，目爲聖人。

【白圭】孟子：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

於禹。【司馬長卿】漢蜀郡成都人，名犬子，號長卿，既學，慕蔭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

【揚雄句】法言：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

而闕之，廊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

【崔浩】魏書：浩字伯淵，清河人，長於謀計，常自比張子房。【忠彥】字師標，琦子，官至觀文殿大學士。

李氏山房藏書記

宋史：李常，字公擇，建昌人，少讀書廬山白石僧舍，既擢第，留所鈔書九千卷，名舍曰李氏山房。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

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弊；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材，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問音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

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

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爲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旣以涉其流，探其源，探剝其華實，而咀音嚼才其膏味，以爲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所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旣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爲記，乃爲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爲可惜也。

【象犀】象牙犀角，可爲器具。

【五穀】稻黍稷麥菽，見周禮鄭注。

【六材】木工、金工、皮工、設色之工、刮磨之工、搏埴之工也。見

周禮。

【柱下史聘】柱下史，官名。聘，李耳之外字，亦稱老聃。老子，楚之苦縣人，孔子適周，問禮於老聃。

【韓宣子】名起，晉卿，嘗

聘魯，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季札】吳公子，封於延陵，號延陵季子。

【上國】中國也。【詩

之風雅頌】詩自周南至邶，皆曰風，又有小雅、大雅、周頌、魯頌、商頌，均古之樂歌。季札聘魯，請觀周樂，使樂工各爲之歌，見左傳。【左

史倚相】左史，官名，倚相，春秋時楚之左史，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

八卦之說。九邱九州之志。

【六經】謂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故不傳。

【紙與字畫二句】漢蔡倫始造紙。秦程邈作

隸書，漢後又易爲眞草，視古之用竹帛作大繒者，簡便多矣。

【市人轉相摹刻】刻板始於唐季及五代，至宋漸盛。

【諸子百

家之書】史記：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按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八十九家，係合賈生以後諸家言之。

【廬山】在江西星子

縣西北九江縣南。【五老峯】廬山盡處也。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樂，雖尤物不足以爲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爲病，雖尤物不足以爲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塚，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

之走舸，王涯之復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

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眉教切，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兒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爲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烟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爲吾樂而不能爲吾病。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爲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老子曰五句】老子注：爽，差失也。失口之用，謂之爽。夫耳目口心皆順其性也，不以順性命，反以傷自然，故曰盲聾爽狂也。【劉】

備【蜀漢昭烈帝，涿縣人，字玄德。】【結髦】未詳。按髦與旄通，亦作鬣，蓋軍上旄旄，古以鬣牛尾飾之者。秦觀詩：著書如結鬣，聊以忘

憂耳，亦同此意。【稽康】三國魏譙郡人，字叔夜。【鍛鍊】冶金也。康性好鍛，夏日常鍛大柳下，錘會過之，康鍛如故。【阮孚】晉

八，字蓬萊。【蠟屐】字性好展，有詣之者，見自理蠟屐，神色閑暢。

【鍾繇】三國時魏人，字元常，善書。嘗問蔡邕筆法於韋誕，誕惜

不與，乃自捶胸嘔血，曹操以五靈丹救活之。及誕死，繇令人盜其墓，遂得其法。見虞喜志林。

【宋孝武王僧虔】宋孝武帝，文帝第

三子，名彧，字休龍。王僧虔于孝武時，任黃門郎，以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

【桓玄走舸】玄字敬道，

溫子，晉安帝時，自爲丞相，封楚王。許表請平桓，又諷朝廷作詔，不許。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自云脫有不幸，當使輕而易逃。

後玄自作亂被誅。

【王涯復壁】涯字廣津，唐玄宗時宰相，家書多與祕府存，前代法書名畫擊壤納之，重複祕固，後與李訓鄭注

等謀誅宦官，事洩被殺。

【王晉卿】名誥，太原人，何公主，封駙馬都尉，喜書畫，善賞鑒。【戚里】漢長安中有戚里，於主上有姻戚

者，皆居之，見史記。

【營梁】肥肉美穀也，亦爲世家之稱。唐書：郡縣者，以中國士人間闕爲之制，凡三世有三公者，曰營梁。

眉州遠景樓記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爲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爲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卿；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

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爲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爲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

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種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爲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爲衆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倪制切而草衰，則仆方故切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乘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

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

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塘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

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讀矣夫。」是二者，於

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同弟同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聲律取士】謂以詩賦取士也。神宗時，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專以經義論策取士。【天學】仁宗年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胥吏】郡縣所用掌理案牘之吏也，一稱書辦。

【立表】表，標也。晉語註：謂立木以爲表，表其位也。

【下漏】漏，古時計時之

器也，以銅壺受水，上插漏箭，以驗時刻。【艾】穫也。【田祖】始耕田者，後人因祀爲神，相傳卽神農氏，見周禮注。【了其爲

人】謂曉解其爲人也。【先君子】稱亡父也。【徐州】治今江蘇銅山縣，東坡曾知徐州。【易事】論語：君子易事而難悅也。

集解：不責備於一人，故易事。【史闕文】論語集解：古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知者。【豈弟】樂易也。詩：豈弟君子。

【邦君】守令爲鄉邦之長官，故稱曰邦君。

凌虛臺記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麗山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爲築也。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爲方池，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危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爲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爲記。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於計切狐虺^{謝鬼切}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爲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

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棗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在各切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鬚髮，而破屋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爲禾黍荆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爲之記。

【南山】即終南山，自甘肅經陝西至河南陝縣以南諸山，皆終南山系，其主山在今陝西長安縣治南。【麗】附也。【扶風】漢

置郡，在今陝西咸陽縣東。【危】屋棟上也。【從事】佐吏之稱，東坡登第後，曾任鳳翔府判官，故云。【蒙翳】隱蔽也。【秦

穆】名任好，霸西戎。【祈年棗泉】皆宮名。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雍棗泉宮，孝公起，祈年宮，惠公起，此言秦穆者，約舉其始創之主也。

【漢武】景帝子。【長楊五柞】皆漢宮名。長楊宮有垂楊蔭數畝，五柞宮有五柞木，故因以爲名。【仁壽九成】皆宮名。太

平寔字記：九成宮在麟游縣西，本隋仁壽宮，唐貞觀五年，以備清暑，改名。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餽音糟啜音醕音，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鬪，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交音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

傳音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

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姬音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

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

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緝音

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現同若近若遠，庶幾有

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

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惟音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

從；擷黎音園蔬，取池魚，釀述音秫酒，淪藥音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

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

物之外也。

【餼糟駘醜】糟酒糟醜薄酒於辭何不餼其糟而飲其醜 【隙】壁孔。 【膠西】時子瞻徙知密州，密州治諸城，古膠西地。

【采椽】采亦作椽，櫟木也。以椽爲椽，言其質素也。 【杞菊】枸杞與菊花，其嫩苗可供菜蔬。 【安邱高密】並山東縣名。

【蒼】修補也。 【馬耳常川】兩山均在諸城縣南。 【盧山】在諸城縣東南，山陽有盧放祠。 【盧放】秦博士，贈難隱盧山。

【穆陵】關名，在臨朐縣南大峴山上。左傍南至於穆陵。 【師尚父】呂尚，周武王尊之爲師尚父。 【齊桓公】名小白，以創霸

興齊。 【澠水】源出山東高縣西北之箕屋山，東北流經諸城、高密、安邱，納涑水、汶水，又經濰縣、昌邑入於海。 【淮陰】漢韓信封

淮陰侯，信伐齊，破楚將龍且於澠水，後爲呂后所害。 【擷】捋取也。 【秫】糯稻。 【淪】煮也。 【脫粟】糲米也。晏子春秋：晏嬰

相齊，食脫粟飯。 【濟南】今山東歷城縣，時子由以陳州教授，改著作郎，齊州掌書記。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日則望西山之缺

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俵音素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

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胡鳳切

詩曰：『鶴鳴於九臯，聲聞於天。』蓋其爲物，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閒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

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湖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音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

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熙寧彭城】並見前。【雲龍山人張君】名天驥。【缺其西十二】謂缺其西隅十分之三也。【儻】向也。【九

臯】水澤深處也。

【衛懿公】名赤，好鶴，鶴有乘軒者。狄伐衛，欲發兵，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狄於是遂入殺

懿公。

【酒誥】周書篇名，周公懼康叔尚少，乃告以材所以亡者，以淫於酒，作酒誥。【衛武公】名和，年九十五，猶箴誡於國，恭恪

於朝，作抑詩自儆，至於沒世。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縱酒放達，嘗著酒德頌，仕晉爲建威將軍。【阮籍】字嗣宗，三國尉氏人，

個儻不羈，嗜酒放蕩，官至步兵校尉。【黃冠】草服也，見禮記。

石鐘山記

山在江西湖口縣。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音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

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

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音止響騰，

餘音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切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

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予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磔磔焉，吾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鶴，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鶴也。予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而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

之所見聞，始與予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予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水經】漢桑欽撰。【彭蠡】即今江西鄱陽湖。【酈元】名道元，字善長，後魏涿鹿人，撰水經四十卷。【李渤】字潯之唐

洛陽人，元和中，遷江州刺史，治湖水，築堤七百步。【函胡】宮音，其聲弘大。【清越】魚音，其聲清激。【枹】鼓槌。【元鼎】

神宗年號。【齊安】今湖北黃岡縣。【臨汝】今河南臨汝縣。時子瞻由黃州團練副使安置，移汝州。【邁】字伯江，官終駕部

員外郎。【饒之德興】今江西德興縣。【磔磔】石聲。【鶻鶻】鶻鳥。【磔磔】鳴聲。【鶻鶻】俱鶻而頂不丹，頸喙亦長。

【噌吰】可馬相如賦：聲噌吰而俱鐘音。【涵澹】水動貌。【澎湃】波相反貌。【窾坎】擊物聲。【鏜鏜】鐘鼓聲。【周

景王】名瑯，靈王子。【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也。國語：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單穆公諫，上不聽，卒鑄大鐘，二十四年，鐘

成，伶人告和，二十五年，王崩，鐘不和。按大林，覆鐘之具。【魏獻子】按當作莊子，魏譯也。左襄：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縛馨，女樂

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

李太白碑陰記

太白，名白，唐人，碑陰者，碑後方也。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音鄰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

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鞞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歷音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跲臺音藉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永王璘】玄宗子，初領荊州大都督，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又以璘領山南、江西、嶺南、黔中四道節度使。時白轉側宿松匡廬間，璘召爲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後遇赦得還。

【畢文簡公】名士安，字仁嬰，宋眞宗時相。

【高力士】唐之宦官，玄宗時寵

任極專，自嘗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搃具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由是斥去。

【夏侯湛】字孝若，晉諸

國人，爲散騎常侍。

【東方生】名朔，字曼倩，漢平原厭次人，善談諧滑稽。武帝時，爲金馬門侍中，時以諷諫救帝之過，又長於文辭。

【開濟明豁】按文選：作明濟開豁。

【陵轢】踐踏也，前漢惠帝紀：陵轢邊吏。

【跲藉】跲，躓也。漢書：張楚並興，兵相跲藉。

【戲萬乘】萬乘，謂君主也。十洲記：朔奔萬乘，傲王公。
【邁倫】邁，過也。倫，等也。謂過其等倫也。
【拔乎其萃】萃，聚也。孟子出於其類，拔乎其萃。
【游方之外】方，當也。言游心於常教之外也。莊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也游方之內者也。」
【狂肆】肆，生宮中事不通曉，見富且強，遂有闕江左意。
【寢陋】容貌醜惡也。唐書：永王璘貌陋甚，不能正視。
【郭子儀】華州人。新唐書：白初游并州，見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

潮州韓文公廟碑

潮州，治今廣東潮安縣。韓文公，名愈，唐人，曾任潮州刺史。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故申呂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賈奔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

自東漢以來，道喪文敝，異端並起，歷唐正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許爲切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

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鉞補各切、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

士治民者，一以公爲師，民旣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懽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音年而廟成。

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於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焘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於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執於悅

雲漢分天章，

天孫爲織雲錦裳，飄然乘風來帝

旁。下與濁世掃粃

糠，西遊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

流籍湜

音

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得望。

音

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

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音吟下

招遣巫陽。

音

爆

音

牲雞卜羞我觴，於

音

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

髮下大荒。

【申呂自嶽降】詩大雅：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申伯也。姜姓，故曰呂。【傳說爲列星】傳說，殷人高宗以爲相，相傳死爲箕星。

星經：傳說一星，在尾後河中。【浩然之氣】謂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卒然】急也，暴也。【晉楚】晉、姬姓。楚、華姓。春秋時

強國。【良平】張良，陳平。【賁育】孟賁，夏育，古之勇者。【儀秦】張儀，蘇秦，皆戰國時辯士。【東漢以來三句】謂釋、道

兩教，並起於此時也。【正觀開元】貞觀，唐太宗年號。開元，唐玄宗年號。因避仁宗嫌名，改貞爲正。【房杜姚宋】房延齡，杜如

晦，太宗時相。姚崇，宋璟，玄宗時相。【文起八代之衰】八代，爲東漢之季，及魏、晉、宋、齊、梁、陳、隋也。時駢文盛行，柔靡綺靡，至韓文公

始追摹周、秦、西漢，爲古文正宗。【忠犯句】謂諫憲宗迎佛骨也。【勇奪句】謂文公責成德節度使王庭湊也。【豚魚】易

經：豚魚吉。信及豚魚也。【開衡山之雲】衡山，五嶽之一，在今湖南衡山縣西北。本傳無此，疑是祈雨得晴事。【憲宗之惑】

憲宗名純，時鳳翔法門寺有佛指骨，憲宗令中使迎至京師，愈上表切諫，憲宗怒，貶愈爲潮州刺史。【馴鱷魚】愈至潮陽，郡西有鱷

魚，食民畜產，乃爲文投之湫水，呪之。數日，湫水涸，鱷魚西徙六十里。【皇甫鏐李逢吉之謗】愈至潮陽上表，憲宗欲復用愈，而

皇甫鏐惡愈，直，恐其復用，對曰：「愈終太狂疎，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刺史。後鎮州亂，時愈爲兵部侍郎，詔愈宣撫，既歸，轉吏部

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

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南海】秦置郡，廣、韶、惠等州，皆其境內，郡治番禺，即今廣東省治。【進

士】唐制，凡試於禮部者，皆謂之進士。【元祐】宋哲宗年號。【朝散郎】文散官從七品者，見宋史。【焜蒿悽愴】禮記祭

義：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疏：焜，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氣蒸出貌，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人間之有

善：焜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疏：焜，謂香臭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氣蒸出貌，言此香臭蒸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人間之有

悲感之情也。【元豐】神宗年號。【昌黎】唐潞縣，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白雲鄉】謂天上也。莊子：乘彼白雲，遊于帝鄉。

【手扶句】雲漢，天河也。詩：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謂公以手扶開雲漢，分天之文章也。【天孫句】天孫，織女星也。言若織女為公

織就雲錦之裳，喻公之文章，自天而成也。【飄然句】飄飄然乘高風而降自上帝之側也。【下與句】言公自天而降，掃除世俗

文章之陋也。莊子：塵垢粃糠，注：粃糠，猶煩碎。【西遊句】略，行也。淮南子：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草木句】喻公之光

被四夷，猶日月光明，昭回于天，而衣被草木也。【追逐句】李白、杜甫，唐之詩人，公與之追逐，參列翱翔于其間。【汗流句】張

籍、皇甫湜，與公同時而不及公。汗流，言愧汗如流也。走且僵，言退避奔走而僵仆也。【滅沒句】日光沖激，謂之滅沒，反從下照，謂之

倒景。喻公之道德光輝，炫耀奪目，人不能擬而望之也。【作書句】見上忠犯句注。【要觀句】公被謫潮州，須道經今湖南省

境。衡山、湘水，皆湖南境內，故云。【歷舜句】九疑，山名，在蒼梧、零陵之間，舜所葬處。英皇，堯女娥皇女英也，從舜南狩，道死衡、湘之間。

言公歷行舜所巡之地，弔娥皇女英之靈也。【祝融句】祝融，火神也，屬南方。海若，海神，言公涉嶺海，祝融為之先驅，海若亦率怪物

以斂藏也。【鈞天句】呂覽：中央曰鈞天，上帝也。【謳吟句】言上帝特遣巫陽謳吟，以下招文公也。楚辭：帝告巫陽曰：「有

人在下，我欲輔之。」注：女曰巫，陽其名也。【犧牲句】犧牲，即犛牛。雞卜，以雞骨卜也。羞進也。【於餐句】於，歎美辭。文公羅池

廟碑：荔支丹兮蕉黃。【翩然句】韓公詩云：「翩然下大荒，披髮騎麒麟。」東坡用此語，蓋祝其來享也。

表忠觀碑

觀在浙江杭縣舊湧金門外龍山。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音言，

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

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固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醜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

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

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祖墳塋，晉音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觀，官去聲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去聲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味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茗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均輒切

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祚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木，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宮；匪私于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熙寧】神宗年號。【拊】姓趙，字閱道，衢州西安人。【錢塘臨安】錢塘，今改杭縣，與臨安縣並屬浙江省。【武肅王鏐】

字具美，臨安人，石鑑鎮將。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與黃巢攻掠浙東，至臨安，鏐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伏弩射殺其將，集兵亂，引

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鏐告道旁媼：「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況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都統高駢聞其事壯之，遂表昌杭州刺史。

【以八都兵討劉漢宏】杭州八縣，每縣募千人，爲一都。時有劉漢宏者，衆徒據越州，侂宗在蜀，詔昌討伐，昌委之鏐，率八都之士進攻越州，誅漢宏，昌爲浙東節度使，越州刺史，表鏐代己爲

杭州刺史，見舊五代史。【昌以越州】昌漸驕貴，自稱羅平國王，年號大聖，僞命鏐爲兩浙都將，鏐不受命，以狀聞。昭宗命討昌，

乾寧四年，鏐率浙西將士破越州，擒昌以獻，朝廷嘉其功，賜鏐鐵券，兩浙士庶請以鏐兼杭越二鎮，朝廷因而授之。鏐乃兼鎮海鎮東兩

藩節制，見舊五代史。【元瓘】字明寶，鏐第五子。【仁佐】按新舊五代史及宋史，並作佐，字元祐，元瓘子，卒諡忠獻。【破李

景兵】五代史：李仁達附李景，已而又叛，景攻之。仁達求救於佐，乃遣其統軍使張筠趙承奉等率兵三萬，水陸赴之，大敗景兵，獲其將

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按景南唐主，初名景通，既立，又改名瑋。【椒】字文德，元瓘子，弟，胡進思廢僚立之。【攻景迎周

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按景南唐主，初名景通，既立，又改名瑋。【椒】字文德，元瓘子，弟，胡進思廢僚立之。【攻景迎周

楊業、蔡遇等，遂取福州而還。按景南唐主，初名景通，既立，又改名瑋。【椒】字文德，元瓘子，弟，胡進思廢僚立之。【攻景迎周

師】五代史：周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令徽以所部分路進討，徽遣偏將吳程圍毗陵，陷關城，擒團練使趙仁澤，俄程軍戰敗，復失常州。

會李景上表求割地內附，詔徽班師。【以國入覲】宋史：太平興國三年，詔徽來朝，徽舉族歸京師，國除。【三世四王】錢元璣

佐，徽。【西蜀】指後蜀孟氏。【江南】指南唐李氏。【河東劉氏】指北漢。【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累世仕宣河西。

更始時據河西，稱五郡大將軍。光武平蜀，融入朝，以爲襄州牧，尋爲大司空，封安豐侯。【右扶風】東漢置郡，今陝西興平縣東南十

里。【太牢】牛羊豕三牲俱備。【龍山】在杭縣南，一名臥龍山，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脈於此。【縣令丞】縣令，官名，今稱縣

丞。丞縣令之佐，至明始稱縣丞。【天目山】在浙江臨安縣西北五十里，與於潛縣接界，山有兩峯，峯頂各一池，左右相對，即古浮玉

山。【苕水】在浙江吳興縣西，源出天目山。【龍飛鳳舞二句】郭璞詩：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按宋臨安府治錢

塘，即今杭縣。【仰天誓江】吳越備史：中和二年，漢宏遣弟漢宥，率兵營於西陵，董昌遣王禦之，夜將渡江，星月皎然，王祝曰：「願

陰雲蔽月，以濟我師。」俄而雲霧四起，咫尺晦冥，王遂渡江破賊。【強弩射潮】北夢瑣言：杭州連茂潮頭直打羅刹石，吳越錢尙

父傳張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漸退，羅刹石化而爲陸地，遂列慶庚焉。【金券玉冊】唐昭宗賜錢鏐鐵券，後唐莊宗賜玉冊金

印，起玉冊金券詔書三樓於衣錦軍。見五代史。【左江右湖】江，錢塘江；湖，西湖。【歲時歸休二句】五代史：鏐游衣錦城，宴

故老，山林皆覆以錦。【玉帶毬馬】五代史：太祖嘗問吳越進奏吏曰：「錢鏐平生有所好乎？」吏曰：「好玉帶名馬。」太祖笑曰：

「真英雄也。」乃以玉帶一匣，打毬御馬十四賜之。【大貝】介屬，古人取其背爲用，如今之用錢。【南筭】詩魯頌：大賂南金。

司馬溫公神道碑

表忠觀碑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上卽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譯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凡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

義自結人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

方其退居於洛，渺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己，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變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

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擊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勅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

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薊於手頂以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與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揚，始葬今陝州 夏縣 涑 水 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

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祕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盜，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躓音之事。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上卽位，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夜音公

首更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乎嚮至治矣；而公臥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於位，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成不賀，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諡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於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概。議者徒見上與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於卿大夫，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疎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

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敍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而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先帝爲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續音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寧其身亡，同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孫專享得賢之利。先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聖子受命，如堯之初；神母詔之，匪亟匪徐。聖神無心，孰左右之？民自擇相，我興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二聖忘己，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相司馬，爾賈於途，我耕於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鷲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於異，識公於微；匪公之思，神考是懷。天子萬年，四方來同，薦於清廟，神考之功。

【上卽位句】哲宗元祐三年也。

【百揆時敘】見書舜典：百揆，官名，謂揆度百事，皆得次序也。

【四譯】謂四方極遠之處，言

語不通，須傳譯者。

【西羌】吐蕃，本漢西羌之地，宋時據有今青海南部及川藏交界處地，時爲邊患。

【夏人】卽西夏國，據有今

內蒙古鄂爾多斯阿拉善及甘肅西北部，元昊以後，世爲邊患。

【生致大首領句】王詔定黑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渡河州，踏白

城，神宗欲招來之，以鬼章爲刺史。元祐元年復叛，八月，鬼章就擒，擬送京師，尋赦之。

治原州，今甘肅原縣治。鎮戎城，今甘肅固原縣治。元祐元年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禦之而退。

【夏人十數萬四句】涇州，今甘肅涇川縣

治。原州，今甘肅原縣治。鎮戎城，今甘肅固原縣治。元祐元年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劉昌祚禦之而退。

【元征聲延】西羌人。

【黃河句】熙寧間河決涇州曹村，按涇州，今河北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

【靈平】元豐元年，決口塞，詔改曹村爲靈平。

【小

吳】元豐三年，涇州孫村陳抃及大吳小吳抃決。

【咸平景德】宋真宗年號。

【在易三句】天有卦名，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皆爻辭。【孔子曰七句】見易。【顏子】名回，論語：一簞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晏然】不得志

之貌也。【屈原】楚人，史記：屈原既放，行吟澤畔。【斂衽】謂斂其衣襟，肅敬之意也。國策：一國之樂，見君莫不斂衽而拜。【登

州】今山東蓬萊縣，神宗末，東坡復朝奉郎，知登州。【罷市鬻衣巷哭】罷，休也。鬻，賣也。巷，哭於里巷。晉羊祜傳：祜卒，南州人莫

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趙瞻】宋懿匡人，字大觀。【內侍省押班】宋制，凡宦官供侍殿中，備灑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

內侍省，有押班等名。【封州】宋屬廣南東路，今廣東封川縣治。【惟天下之至誠八句】見中庸。按中庸本禮記篇名，故稱

記口。【惟尹躬暨湯二句】見書咸有一德，尹，伊尹也。【德惟一四句】見同上。【稽天之潦】稽，至也。潦，路上流水也。

莊子：大浸稽天而不涸。【溜】簷下水滴之處。【達石】達，通也，即世傳水滴石穿之意。【河內】漢置郡，今河南武陟縣西。【晉

安平獻王孚】懿次弟，字叔達，仕魏至大傅。魏帝廢徙，孚拜辭流涕，後封安平王，諡獻。【征東大將軍揚】時代未詳，按宋史

司馬池傳：自言揚非安邑潤涸曲，後魏析安邑置夏縣，遂為縣人。【秘書省校書郎】官名，屬從八品。【耀州富平縣】耀州，

宋屬陝西永興軍路，今陝西耀縣治。富平縣，今陝西富平縣治。【池】字和中，宋史有傳。【寶元慶曆】均仁宗年號。【兵部

郎中天章閣待制】皆官名。【進士甲科】溫公於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乞立宗子等句】仁宗無子，嗣位未建，

溫公上疏論之，帝大感動，宰相韓琦等力贊其議，遂立英宗為皇子。【陝西刺義勇】謂刺其手背以為義勇也。英宗初，命徐億等

往籌陝西五斤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民情驚擾，而紀律疏略不可用，溫公上疏力諫，不聽，卒為陝西之患。【任守宗】

字宗乘，英宗疾，交構兩宮，溫公論其離間之罪，乞斬於都市，遂竄嶺州。【濮安懿王】名允讓，英宗生父，仁宗時卒，封濮王，諡安懿。

英宗即位，詔議崇奉典禮，溫公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後英宗詔稱濮王

為親。【嵬名山】西戎部將，欲以橫山之業，取夏王諒祚以降，詔邊臣納降其業，溫公上疏極論，神宗不聽，西方用兵，自此始矣。

【橫山】在陝西，綿亘北部邊境，為橋山北麓，山崖高峻，連延千里。【尊號】帝王之稱號也，神宗時百官請上尊號，溫公當答詔勸

止之，上大悅。【助役青苗農田水利】皆王安石新法，助役對免役而言，免役之法，據家資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青苗法者，以常平糶不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又行力田之法，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畝，驗土地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陵廢墮，志務興復。【永興軍】今陝西長安縣治。【洛】今河南洛陽縣治，宋時爲西京。【進退其甚者】謂通用呂公著，范純仁等，而貶退邢恕，蔡卞，章惇等也。【保甲保馬市易鹽鐵茶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謂之保甲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謂之保馬法。聽人除任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謂之市易法。又增鹽鐵茶額，由是民生憔悴，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溫公執政，一切罷之。【守】郡守。【令】縣令。【監司】監察州郡之官，宋置轉運使監察各路，始有是稱。【明堂】明政教之堂也，古時祭祀朝會養老尊賢，凡關於大典禮者，皆於此行之。【縱】贈死者之衣服也。【范鎮】宋華陽人，字景仁。【敘其所著書】溫公上資治通鑑，神宗製序文賜之。【齊神武皇帝】高歡也，爲東魏丞相，其子洋篡立，退尊爲帝。【世宗】高澄也，歡長子，齊初追尊爲帝，廟號世宗。【侯景】時爲河南大行臺。【慕容紹宗】初爲爾朱兆長史，歡殺兆，紹宗降，及侯景以河南降梁，果爲紹宗所敗。【李勣】本姓徐，字懋功，入唐賜姓爲李。【僕射】唐有左右僕射，即左右相。【學州】唐屬隴右道，今甘肅臨潭縣南二百里。【神考】指神宗。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槃。」扣槃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爲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日之與鐘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

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有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槃與燭也；自槃而之鐘，自燭而之籥，轉而相去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没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

昔者以聲律取士，士雜學而不志於道；今也以經術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務學。渤海吳君彥律，有志於學者也，方求舉於禮部，作日喻以告之。

【眇】無目者。【箒】樂器，形似笛。【相】算也。【既】盡也。【孫武】春秋時齊人，著有兵法十三篇。【百工居肆二

句】見論語。肆，市肆也。【沒人】謂善於調水之人。【聲律取士】見前注。【經術取士】王安石請更定科舉法，遂罷詩賦，

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後以安石等所謂釋詩、書、周禮三經，頒於學宮，主司純用以取士。【渤海】縣名，宋屬

河北路瀛州，今山東惠民縣。

稼說送張琥

琥，滁州全椒人，後改名環，字遵明。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銓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

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仰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蚤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蚤也；吾今雖欲自以爲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更休】更番休息也。

【稘】穀未成者。

【鋤】治田之器，短柄曰耨，長柄曰鋤。

【擾】覆種也，既播種，則以土覆之。

【銍】耨

禾短鎌。

【艾】芟也，詩：奄觀銍艾。

【閔閔】憂懼貌。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

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陟略切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

余謫居於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

方山子亦嬰

九縛切

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

環堵

音

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旣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遊西山，鵲起

於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

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

山子世有勳閥，

代音

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

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

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光黃】二州名。光治今河南光山縣，黃治今湖北黃岡縣。【朱家郭解】並漢時大夫。朱家，魯人，解，河內積人。【折節】頓改舊行也。魏略：徐庶少奸任俠擊劍。中平末，爲人報讐，得脫，折節學問。【岐亭】鎮名，在麻城縣西北。【屋】冠頂也。【方山冠】漢制，似進賢冠，四時祀宗廟，樂人舞佾用之，唐宋時則爲隱士冠。【謫居句】神宗時，軾貶汝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陳慥季常】名慥，字季常，眉州青神人，太常少卿希亮子。【嬰然】驚也。【堵】牆也。【岐山】縣名，屬陝西省。【閔】人臣，功有五品，明其等曰閔，積日曰閔，見史記。

亡妻王氏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丁亥，趙郡蘇軾之妻王氏，卒於京師，六月甲午，殯_{必刃切}於京

城之西，明年六月壬午，葬於眉之東北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先君先夫人墓之西北八步。軾銘其墓曰：君諱弗，眉之青神人，鄉貢進士方之女，生十有六年而歸於軾，有子邁，君之未嫁，事父母，既嫁，事我先君先夫人，皆以謹肅聞。其始未嘗自言其知書也，見軾讀書，則終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後軾有所忘，君輒能記之，問其他書，則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靜也。

從軾官於鳳翔，軾有所爲於外，君未嘗不問知其詳曰：「子去親遠，不可以不慎。」日以先君之所以戒軾者相語也。軾與客言於外，君立屏間聽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輒持兩端，惟子意之所嚮，子何用與是人言？」有來求與軾親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與人銳，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將死之歲，其言多可聽，類有識者。其死也，蓋年二十有七而已。始死，先君命軾曰：「婦從汝於艱難，不可忘也，他日，汝必葬諸其姑之側。」未期_{基音}年而先君沒，軾謹以遺令葬之，銘曰：

君得從先夫人於九原，余不能，嗚呼哀哉！余永無所依怙，君雖沒，其有與爲婦何傷乎？嗚呼哀哉！

【治平】英宗年號。

【殯】停柩也。

【眉】即眉州。

【彭山縣】宋屬成都路眉州，今屬四川省。

【邁】軾之長子，仕至駕部員

外郎。

【鳳翔】今縣名，屬陝西省，東坡曾任鳳翔府判官。

【兩端】謂左右不定也。

【依怙】詩：靡依_{非母}，又：無父何怙。

祭歐陽文忠公文

文忠公名修詳前。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庇同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鱸音鱸而號狐狸。

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旣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音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音蒲匐音北往弔，而懷祿不去，愧

古人以忸其六切。忸音尼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國有著龜】著以占筮，龜以占卜，以驗國有大事詢之。

【喬嶽】猶言高山。

【鱗】形似鱗而短小。

【鰕】黃鱸。

【奄】忽

也。【昔我先君五旬】洵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以所著書上歐陽，歐陽奇賞之。東坡與弟轍同登進士科，出其門下。

【匍

匍】手行盡力貌。

【忸忸】慚色。

標商冊註

